

# 天山褶皱中：一条沟的发现，一个村的新生

## 新疆菜籽沟乡土文化重建的探索与实践

本报记者李晓玲

菜籽沟村，广袤新疆大地上一个繁衍了几代人的农耕村落，天山雪峰博格达褶皱中的旱作小村庄，在中华农耕文明与西北草原文化的交汇点上依旧完整地保存了传统特色的古村落，在经历了凋敝的岁月后，随着一群文化名人和艺术家的“回乡”入驻，从沉睡中又焕发出生机来，在传统风物得以保存的同时，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文化重建高地，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究“菜籽沟现象”。

### 一条沟的发现与一个古村的复兴

2013年初，一个寒冷的冬日，曾以《一个人的村庄》一鸣惊人的作家刘亮程第一次踏雪来到了木垒县菜籽沟村。

当时，村里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离开了。站在这个祖辈大多自明末清初由陕甘一带迁来，房屋鲜明地呈现出中国内陆传统建筑特质的小山村，刘亮程一下子就被这个仍完好保存古风貌的村落吸引住了。

菜籽沟坐落在天山支脉博格达山北的凹谷中，东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260多公里，冬天的菜籽沟村，隐藏在山间雪原，异常静默。

“这里村民的祖屋星星点点散布于半坡或沟边，房屋完整地延续了从干打垒土墙、土块墙、砖基土坯墙到砖包土坯墙的传统建筑建造史，昭示着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建筑变迁，显示出西域民族的居住特点，同时又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融入了多元文化特质，是老新疆民族居住文化的活态博物馆。”谈起菜籽沟的拔廊房和整个村落中星罗棋布的木屋，沉静寡言的刘亮程眼里星光点点，娓娓道来，诚恳而专注。“当年我们来时，只留下些破旧不堪的房屋院落。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住宅，有着精细的木质构建和功能齐备的院落布置，要是再不抢救，很快就会倒塌消失了。”

当刘亮程把这个传统村落的重要性及保护发展思路跟时任木垒县委书记王志华沟通后，很快得到认可支持。刘亮程和他的工作室团队冒着严寒立刻着手在菜籽沟村保护性收购空置的古民居，并动员一些艺术家进村，收购原来村民荒弃的古旧院落。经过五年多的努力，菜籽沟村目前已经吸引了30多位艺术家入住。他们根据这些古旧院落的结构特点进行改造，充分尊重乡土传统和自然生态，在保护好古建筑的同时，建立阳光房式工作室，增添了房屋的艺术气息和现代生活的便利性。

如今，一个个依山傍河，外观古朴，特色各异，主题突出的文化艺术院落，散布在菜籽沟的半山腰上，逐渐形成了新疆唯一的“艺术家村落”。艺术家们在安享自然之美的同时丰富了创作题材，保留了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吸引了不少追求宁静乡村生活的城里人来此静修。

秋日，记者来到静静隐没在半山腰间的菜籽沟村，漫步古村落，只见沟谷两旁的丘陵坡地上，豌豆已进入丰收时节，农人们挥动着弯弯的大镰刀正在收割。峰岭皴皴，白雪映衬着漫山遍野的麦田，麦子从山脚直长到山顶，长到天边，接天连地。风吹麦浪，麦香阵阵，金黄的小麦与仍绿着的胡麻、鹰嘴豆地块上下相接，纵横相连，如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张贴在两面的山坡上。开得金灿灿的向日葵，挂着青涩果实的野蔷薇点缀其间，恍若世外桃源。

田边地头山道弯弯，山回路转农家隐现。但见民居随意分布，老屋旧砖残瓦，院墙斑驳，传统的土坯拔廊房还保留着原汁原味。记者发现不少村民开始返乡，他们修缮房屋，开小卖部，用乡间农舍和土鸡野菜待客。“其实我们就是想引导村民主动回流参与，让整个村庄成为新疆首家以生态的乡土的自然的风貌为基础，以艺术品位为特质的高端乡村客栈旅游体，这里是排解“乡愁”的地方。”木垒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阿依古丽·夏热甫汗透露说，目前菜籽沟古民居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县上已对120余座古民居进行了给排水改造和房屋修缮。

木垒县政协主席、土生土长的木垒人陈云告诉笔者，菜籽沟村的复兴，不仅带动了周边村落如月亮地村、水磨沟村、平顶山村的旅游开发，县上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万亩旱田观景台、农耕博物馆、农业公园，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旅游带，吸引了不少人光临。

### 一座书院与一个乡村艺术节

菜籽沟村所在的木垒县地处丝绸之路要隘，是古丝路文化厚积之地，也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作为我国仅有的三个哈萨克自治县之一，木垒县北邻蒙古国，由哈萨克、汉、维吾尔、回、乌孜别克等14个民族9万多人组成。由于县城海拔高、山区多、土地荒漠化严重、水资源匮乏且属于风雪易灾区，各族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经济发展水平在新疆都处于较低水平。

造物的神奇在于，越是人烟稀少发展落后的穷乡僻壤，原始朴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越能完整保持。草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木垒县，汉民族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在这里相遇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里的古村落保存下来不少，而且非常具有特色。古村落是历史也是文化，是传承，也是见证。在这种理念推动下，木垒县的古村落得到了发掘和保护。2014年末，在我国公布的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新疆共有八个村落榜上有名，其中七个都在木垒县。

木垒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和国家级贫困县，虽然财政并不宽裕，但对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却是不遗余力。五年来，三任县委书记接力助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不砍树、不拆房、不填湖、不造景、不搞假生态，充分尊重原有乡村的文化特色，尊重村落布局的特点，尊重乡村的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

越是少数民族贫困县，越是高原山区县，就越是生态脆弱区域。原生态就是最好的资源，木垒县有18条沟，沟沟都有风景与故事可以挖掘。“希望我们能够坚守住一方净土，善待自然田园风光，保留传统文化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民俗。”陈云说。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菜籽沟村，刘亮程和他的工作室还将一个占地近40亩、已经废弃变身羊圈的旧学校改造成目前声名不凡的木垒书院。书院利用小学校原有的教室设置了文庙、藏书阁、国学讲堂、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设施，校舍周围的山坡林地自然成为书院的后花园。刘亮程在路边石上题写的古朴书院名也与周围的古树溪流融为一体。鸟鸣书院山、水流木垒河，木垒书院业已成为新疆远离喧嚣都市的游学静心之地。

自成立以来，木垒书院常年邀请国内知名学者、艺术



家入驻讲学、即兴创作，与村民访客交流互动。为烘托和活跃文化氛围，书院依据二十四节气和中国传统节日，每月都举办主题文化活动，以呈现活态的农耕文化民俗。在原生态乡野中，学者、艺术家们与农人们不拘小节面对面交流，了解风土人情，欣赏自然美景，尽享“世外桃源”之乐的同时，也传播了现代文明与艺术品位。

2015年，木垒县还与书院筹资百万元，创办了“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节”，每年重奖一位对中国乡村文学、绘画、音乐、乡村设计做出杰出贡献者，被誉为中国单项奖金额度最高，最接地气最具有泥土味的奖项。首届大奖颁发给了我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贾平凹。贾平凹亲自赶到菜籽沟领奖，他说：“我有过各种各样的奖项，这一次却是如此的不同。乡村这两个字一下子让我有了角色感和位置感。”

木垒每年都聘请全国各地的作家、音乐家、画家、建筑师等组成评奖委员会，力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关注中国乡村文化精神建设，关注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学艺术，使偏于西北边境一隅的木垒县菜籽沟村，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所关注的一个小中心，成为少数民族贫困县中的“文化高地”。

今年的颁奖更是掀起了小高潮，让木垒这个小山村在8月26日成为焦点：“大地艺术家”王刚摘得大奖，他的直接“生长”在菜籽沟田地里巨幅头像——“一张醒来的脸”吸引着人们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土地和劳作其上的农人。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节未来还将持续在木垒书院举办。

刘亮程表示，希望能借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让各民族文化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 ■短评

## 故园今日新

乡村是组成国家的细胞，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古国，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

乡村还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则体现了我们的软实力。

当下，乡村的魅力还在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寄托，在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乡土人情和村规民约，在于那些朴素的生活智慧和草根信仰。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今天，乡村更是我们心灵皈依的故园，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意栖居之所。

- ▲木垒县的万亩旱田及山村。
- ▲新疆作协副主席刘亮程在自己耕种的菜地摘菜。
- ▼刘亮程在木垒书院的书房。

摄影：本报记者李晓玲



### “乡贤回乡”传承文化涵育乡风

菜籽沟村原有四百多户人家，上世纪80年代初，沟里很红火，有许多人爱唱小曲子，常引来其他沟的人。谁家有事，全沟人都要参与，热闹非凡。慢慢地，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上学打工了，只剩两百多户人家，多数都是老年人，闲置了许多房子。因为处在山沟，地理位置偏远，有的住户一院房子几千块就卖掉了，而买去的人过不久也是拆了房子卖木头。村里冷冷清清的，即便谁家请客，也凑不了多少人。

刘亮程认为，菜籽沟保留了许多完整的记忆中的旧生活，仿佛就是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在大地上再现，是乡土中国的典型样本。“在新疆，传统意义上的旧村庄几乎消失殆尽了，菜籽沟还能将农耕文化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文化价值非同凡响，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和传承下去。”

事实上，中国古代乡村能够一直兴盛，是我们有“衣锦还乡”的传统。少小离家老大回，回乡时带给家乡的不仅仅是资产，还有新的文化和理念。当下的乡村，不是仅仅靠农民就可以振兴的，依然需要借助这样的外力。在菜籽沟村，依靠“艺术的力量”而产生的“名人回乡”“乡贤回乡”的带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自2014年以来，菜籽沟村128户村民得到了每户1.8万元人民币的补贴，修缮保护传统老民居。越来越多外出的村民开始回村创业，开小商店和农家乐，村民们回流就业获得的收入已经目前超过百万元。县上还在木垒书院旁修建国学讲堂、菜籽沟美术馆，期望借助知名文学艺术家们激活当地的乡村文化旅游，带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国家级贫困县按期脱贫。

刘亮程风趣地说，越来越多的摄影师、画家在此取景采风，也可以交些“风光税”，留在村里做些文化方面的事。

### 走读

## 乐清拦诗巷

马斗金

浙江乐清，有条拦诗巷，在老城区中北部。外地没多少人知道这地名，当地居民也说不清这条巷的历史有多久，只知古来就叫拦诗巷。

拦诗，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拦住诗人或留下诗篇。大概困了这个缘故吧，不但乐清多诗人，外地诗人也多有来乐清者，在雁荡山留下诗踪和诗篇。笔者曾数到乐清，与乐清多位诗人交友，想想真应感谢这条拦诗巷。

我素多交往的乐清诗人，是北京大学英语教授钱志熙先生，当代诗学研究权威。后来又认识了乐清诗词学会赵乐强、施中旦先生和其他一些诗人。对乐清诗人有进一步了解，是甲午中秋的全国诗人“一年两度遇重阳”大型联吟活动。从网上当即展示的联吟诗稿可知，各地来诗很多，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东海边的乐清市。

联吟通知规定参加者各以“一年两度遇重阳”为首句赋七律一首，有所限制，自然比平时作诗难度要大些。赵乐强闻重阳正游河西走廊，很快传来其作：“一年两度遇重阳，帘卷西风在异乡。嘉峪晚秋初白雪，玉门故事旧文章。荒沙吹笛谁曾怨？祁水寻痕更有伤。多少愁怀多少痛，沧桑底色是寒霜。”诗颇佳，自非寻常游历之作。沉重的史迹和深长的忧思，哀婉而不悲怨，结句尤佳，颇受诸诗友称赞。随即网上展示的联吟诗稿显示，乐清有多位诗人参与，其中有位黄有幅一气作了五首。

使人不曾想到的是，乐清竟有好几人成难度很大的轱辘体。轱辘体不只是一气作五首律诗，首首皆用“一年两度遇重阳”，而且须在特定位置，即各首的第一、二、四、六、八句。更难办的是，一句中三个数词“一、两、重”，极难对仗，这样的句式古人诗中亦少见，若非高手断不敢问津。施中旦的轱辘体，实记闻重阳情景与感受，疏淡耐读。写篱菊的“三径半遮迎故友，一年两度遇重阳”，堪称佳对。袁国唐的轱辘体着重纪感，韵古辞雅，也首首皆佳，对仗佳句如“只字孤灯初彻韵，一年两度遇重阳”。高知贤的“四海群贤吟七步，一年两度遇重阳”，对仗颇工，又极切合当时联吟情形。其他几人的轱辘体也皆好而令人爱读。算下来，闻重阳联吟，出自乐清诗人笔下的轱辘体，竟多达七组。由此可见乐清诗风之盛，全国似乎还没有哪个县区可与之相比。

乐清有条拦诗巷，可以说明，乐清诗风之盛得益于当地悠久的历史传统。乐清为文明古县、书香之邦，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所以乐清人自古爱诗，历代多诗人。施中旦轱辘体有“此心感效乎公趣”句，字公，其族祖逸元乎，清乾隆时诗人。在乐清，会这样时不时地发出一个前代诗人来。除文化传统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今乐清有关方面与乐清人对诗的特别看重与喜爱。他们曾从当地青年中挑选可造之才举办诗词研习班，聘请高校教授和知名诗人讲授、指导。组织者说，乐清历来多诗人，不能在我们手里断档。这几个人里，总能培养出几个像样的诗人吧。乐清是温州最先富起来的县市，他们又不止一次强调说：一个地方光有钱，不能算真富，还要看门前留下多少文化名流、脚印。这样的见识与指导思想，让我这个外地人听了真是感佩无限。

普通百姓对诗的看重，也同样令人感佩。我与几位诗友游雁荡山时，管理处有位年轻人，格外热情，希望我们能把所成诗篇留下。就连山脚下路口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的老板，也请求我们把此行诗作留下，我感而赠其之诗有句为：“坐收过往诗人句，多蓄珠玑胜蓄钱。”地非拦诗巷，同样在拦诗。

还有一件事，也很让人感动。贵阳有位夏伟平先生，不但慷慨资助联吟诗诗集《一年两度遇重阳》的出版，更不怕麻烦给各地作者寄书。事后我才知道，夏先生并不作诗，是在贵州经商的正清企业家，心里即刻想到：难怪这样热心，原来是拦诗巷或拦诗巷附近的人！

“一年两度遇重阳”活动外，乐清又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声有色的诗词活动，创作了大量好诗，颇令外地诗人羡慕。

正是因为乐清人对诗的分外看重，乐清诗风才能如此之盛，而让我永远记住了“拦诗巷”这个颇具诗意的地名。

真好，乐清有条拦诗巷！

## 梵净山数美

张天明

今年7月，贵州梵净山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由此，它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第13处自然遗产。迤迤在湘、鄂、渝、黔的武陵山脉山风清冽、星斗闪烁，梵净山正是武陵山脉的最高主峰，海拔2000多米。但见乌江与沅水从梵净山麓下流过，一江绿水，两岸葱茏，帆影依依。晋朝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描绘武陵山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捕鱼人偶入其中，发现人们生活得其融融，怡然自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抒发了对自由公正的乌托邦社会的向往。

梵净山之美，在枝繁叶茂。梵净山有着地球上同纬度保存完好最典型的原始森林，世界上共有15种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在梵净山就有13种。在梵净山，举目所见都是合围粗的大树，其中好多种木直径达到了1米以上。在山顶，由于海拔高度、云雾、湿度、风力等原因，形成了粗壮、低矮的矮林。珙桐、杜鹃、玉兰等在茫茫林海中亭亭玉立，一年四季“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代诗人王心鉴在《过梵净山》诗中写道：“近山樾倍念，唯有竹声喧。”在佳树美竹边的茶寮里品茗谈天，有登高作赋、酬酒临江的快感。

梵净山之美，在鸟翔鱼跃。梵净山中，被列入保护对象的动植物达40多种，被称为生物资源的“基因库”。黔金丝猴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被誉为“梵净山精灵”“地球的独生子”，现存约700只，梵净山为黔金丝猴的独一分布区。大鲵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俗称“娃娃鱼”。在梵净山的湖瀑溪潭间，清澈碧游，大鲵鱼翔浅底，自由自在，与世无争，晚芳摇落，浪花漂洋，荷塘蛙鸣，千鸟鸣啭，动听畅神。

梵净山之美，在灵岫慧石。梵净山是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斜坡上的第一高峰，它兼有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的体谷多变与湘西丘陵的流洞异境。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茫茫，千崖竞秀，万壑争流，山空月明，岚气聚合，令人心目萧索，神思飘逸。有的奇峰突起，如老鹰岩酷似鹰嘴，悬于半空。有的怪石嵯峨，蘑菇石上大小不一，看似一触即倾，其实岿然不动已逾亿年。有的断岩对峙，最高点金顶中部裂为两半，中为金刀峡，有天桥相连，万卷经书如妙如削，“金盆洗手”栩栩如生。

梵净山之美，在梵音泠泠。梵净山是我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宋代，佛教已正式传入梵净山，兴建了贵州省较早的一座寺院——西岩寺。明代，由于梵净山风光神奇，成为僧众向往的“梵天净土”，故正式得名“梵净山”。历代所修寺庙甚多，大小寺庙数百座，其中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最为著名。释迦殿、弥勒殿在金顶上，始建于明朝，左为释迦殿，右为弥勒殿，天梯横跨崖上以沟通两殿。“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碑位于金顶东北的老金顶脚，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碑为古排楼式，碑帽已脱落，而镇碑石坊及鼓形护脚、敦厚的台基仍完好。